

最北京·最京味·最京腔·最京韵

# 老北京人儿

赵树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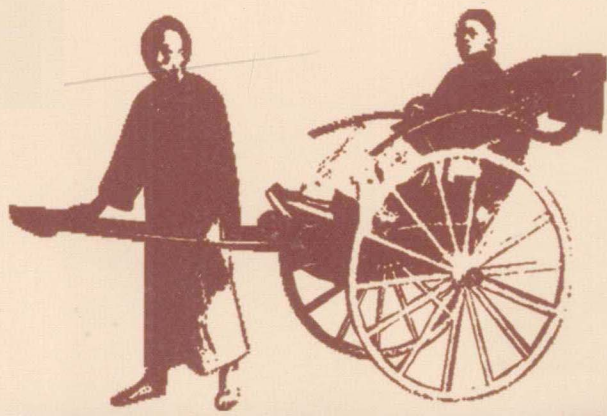
北京老爷子讲

原汁原味儿

老北京胡同

老北京故事

老北京人儿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最北京·最京味·最京腔·最京韵

# 老北京人儿

赵树德◎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北京人儿 / 赵树德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34-4072-4

I. 老… II. 赵… III. ①文化史—北京市—通俗 IV. ①K2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9056 号

责任编辑: 徐玉霞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http://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楔子 1

## 财主贾半截儿 4

老北京人儿说话儿爱顾及面子，特别的客气，喜欢捧着人说，让对方听着心里特别的舒坦……管有俩钱儿趁点儿嘛儿的主儿，不是叫什么百万，就是叫什么半城，当年京城有铁百万、金百万，谢半城等等好几位大财主。像贾昆，贾老爷子这路中不溜的财主儿，叫贾半城，贾百万，似乎有点儿过，于是就叫了个贾半街，而跟他交情深，过从较密的老熟人儿，则半玩笑半正经地叫他贾半截儿。

## 后妈任太太 22

人怕久挨，金怕炼，日子长了老街坊们慢慢儿品出来这位任太太实在不是个善茬儿，说话儿行事儿早香瓜儿另个味儿，蝎子拉屎独一份儿。谁家的门儿挨着她的屋门儿近，谁算倒霉，她是老西儿拉胡琴儿，自顾自，只要自己个儿合适就得。

## 大杂院儿里的几个人精 41

京城哈德门外有一所儿坐北朝南的宅子，前后两进的院落，当中间儿有游廊相连接，一进大门洞儿，正对着的木影壁上书写“斋堂中正”四个大字。总共十七间半房：带廊子的瓦房五间，不带廊子瓦房九间，平台两间，灰拥一间半。住着回汉两教拢共七户人家儿，连孩子带大人满打满算归了包堆二十三口子。

## 旗人张老爷子 65

婚丧嫁娶出份子、外出拜客、有要紧的饭局，头前儿必先去澡堂子洗澡修脚，剃头刮脸，修剪鼻毛儿耳朵眼毛，一定要拾掇得利利索索儿的，然后才能外出。出门儿讲究一身儿的好行头，热天儿要戴纱帽，身上穿漂白夏布长衫儿，拷绸或者是纺绸褂儿，另备一套米黄色儿派力司中山装倒换着穿；凉快天儿要戴帽盔儿，贡缎的长袍儿马褂儿，下边儿礼服呢千层底儿尖脸儿鞋；冬天儿是水獭帽子，狐腿儿皮大氅。





## 西医大夫

78

院长查房结束，即将离开的时候，突然追问管床的陈浩，“这病人早餐吃的什么？”“一个小窝头，一碗白米粥。”“多少卡路里？”“一百六十卡。”“你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窝头一个一两，约三十克，粥十克，共四十克，二者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每克热量按四卡计算，四乘四十，合计一百六十卡路里。”



## 大昏君

107

有一个老者撒尿费劲憋得难受，急的恨不能拿根儿筷子捅。据说，葛大夫看完了病人，给开的方子里有原配蚰蚩儿、原配蝻蝻各一对，特别再三向病家强调这“原配”二字的分量。那意思是这四只虫儿两公两母必须都是头婚，任何一方均不得为二婚、比如寡妇改嫁，填房、续弦等，均不够格儿。当然，没正式结婚，便靠在一块儿的同居者，就更不能入药了，否则，病治不好，别赖他。

## 小玉

126

才把两扇小柜门儿打开，又浓又醜腐败尸臭味“呜”的一家伙，差点儿把开柜门儿的警察呛一溜跟头。探长拿手电棒儿往里边儿照了照，果不其然，一具蜷缩着的赤条条男尸，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



## 大掌柜

154

“你可仔细瞧好了，省得到时候儿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棺材里装的是何许人也。你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死的，成了个糊涂鬼，可没地方儿喊冤去！”大掌柜看完纸条儿，不由得大吃一惊，冒出一身冷汗来，原来要害自己于死地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她！

## 庆海儿杀熟

193

“好小子！你也不睁眼看看，蒙人蒙到太爷脑袋上来了！打你这儿也就刚到蒜市口儿那么一小骨节儿，走得好好儿的，就听“咋吧”一声儿，嗨！

新买的板儿带就半儿两了！响声儿那叫一个脆生。这一拉溜儿你拿耳朵扫听扫听，咱爷们儿也是有头有脸儿有名有姓的，好歹儿也算有咱这么一号。大白天儿当着满街筒子的人，愣提溜着裤子回的家，丢人丢大发了，你说怎么着吧！”

## 婆婆底漏

210

婆婆见了儿媳儿媳，跟见了仇人似的，死活就是看不上眼儿。做点儿手工活，嫌她慢，没好气儿地数落，“瞧你这个磨蹭劲儿，初一扎针，十五拔，能急死两口子！”

## 小恩子骑驴

218

死里逃生的小恩子也乘乱儿跑了出来，顺着铁道往家的方向开步走。一路上昼伏夜出，白天躲在沟里，猫进铁道洞里，生怕被当成逃兵抓住枪毙，又怕抓夫抓差挖战壕背子弹箱儿。从春到夏，秋去冬来，道上遭的罪简直老鼻子了，渴急了，趴到沟边儿，坑边儿，喝过脏水；要不着饭吃，庄稼地里长什么偷什么。几次差一丢丢儿就死在半道儿喂了野狗，最后连滚带爬，总算回到了自个儿家。



## 一家子蒲包儿

231

胡同里的那些淘气的半大孩子，最烦她这种望天儿龙井鱼的眼，凡人不理的酸劲儿，背地里连损带挖苦，都管她叫“蒲包儿大美妞儿”，还叫她“摩登”，而不称摩登，意思是说她没钱还要愣装阔家主儿的小姐，想摩登，又摩不到家，比人家真正有钱的大摩登差那么一点儿。

## 日本投降卖大袍

242

自打老鬼子井原开了这家儿白面儿房，整个儿这一条胡同儿的住户儿们算是倒透了血霉，没得一天的安生。没钱买白面儿的瘾君子，趁人不留神顺手牵羊，逮着什么偷什么。白面儿房子还带小押儿的，公开收赃，来者不拒，什么东西都能抵押。铜器铁器自不必说，住家儿晒绳上晾着的被子、褥子、衣裳、裤子，转脸儿就没。几家儿新买的，才时兴不久的钢种壶，被偷得一把不剩，甚至蹲在火炉子上嘎啦嘎啦正在滚开的水壶，也照样儿提溜起来就走，全都拿到他那儿换成了白面儿，街坊大伙儿恨透了井原这个老鬼子。





## “皇上”拉洋车

262

数九寒天，飞舞的漫天大雪丝毫没有停下来歇一会儿的意思，街上几乎绝了人迹。雪幕下模模糊糊隐隐约约一个佝偻着背的洋车夫，吃力地往前挪着。雪片儿打在他的脸上，落在他的眼睫毛上，化了，又沾上，沾上，又化了，既看不清脚下的坑坑洼洼，也辨不明前方的路。车轱辘压出来的两道深深的车辙印儿，很快又被白白的厚雪盖上了。那雪人儿和他拉着的那辆雪车，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在了那一片银白世界的尽头。



## 嘎杂子琉璃球儿

288

明明孩子长得挺俊，愣叫他大丑，大臭，小臭子，大臊子，大瓜子。明明孩子小头发儿漆黑倍儿亮，愣叫他秃子，大秃孩儿。还有把孩子当家禽家畜，叫牛子，狗子，狗剩儿，小崽儿，小兔儿，鸡子，鸭子等等。……“臭货”他们家自然更怕孩子半路儿夭折，两家儿都巴望着孩子长大成人顶门立户，四位老的百年之后，还要依靠他顶丧、架灵、摔盆儿、抱罐儿、打幡儿、扛哭丧棒呐，遂起了“臭货”这么一个小名儿。



## 炮弹长眼

318

城里市民生活艰难，四里八乡农人的日子更够呛，大批饥民涌进城来。每逢下场鹅毛大雪，刮一宿西北风儿，第二天早起来大街上看见一个两个倒卧，一点儿都不稀奇。看街的把这些无主儿尸体拿芦席卷巴卷巴，放在排子车上推到乱葬岗子掩埋。因为挖的坑儿太浅，人还没离开多大会儿，一群饿狗便扑将过去，三下五除二把死人扒出来，日久天长，坟圈子的狗吃死尸吃的眼睛通红通红的。





从前，北京发生过数不清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自有写家、史家们去大书特书。然而市民当中离奇古怪，闻所未闻的事儿也不算少。有的，挺有意思；有的，鞭挞陈腐观念和卑劣行径；有的，发人感慨；还有的，教人扬善弃恶。这些，似乎也值得说一说，写一写。于是作者不揣冒昧，总共搜集了十六小段儿故事，以飨读者。

这些事儿发生的时间是从前清的光绪末年，一直到解放军围城的六十年当中，正好儿是一个甲子。提起北京，似乎有必要先啰唆两句儿，因为在此期间本地的名称有时叫北京，有时又叫北平，改来改去改了好几次。所以，题目上究竟写北京好，或是写北平好，还真挺伤脑筋。过去老辈子时候，北京的名称倒是没怎么动过，远的不说，打从大明永乐朝以后，习惯上统称这儿为京师北京，直到清末民初六百来年儿一直就没变过。甚至中华民国五年，国民政府已经正式南迁定都南京，冯国璋去了新首都就职代理大总统，北京仍然还叫北京，没改名儿。又过了十多年儿，直到民国十七年，也就是一九二八年，才正式设立北平特别市，简称北平，不再叫北京了。但是，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八年日据时期，又改了回去。当时的北平市地方汉奸维持会做出“决议”，宣布北平仍然叫北京，在此期间前后共换了五任伪市长，他们主持的伪市府所发公文和所用关防就有北京字样。不过，中华民国政府当局并不认可，所以国统区的人们和报纸上仍称这儿为北平。而敌占区的报纸和城里的市民可就乱了套，北京、北平，叫哪个的都有。后来小日本儿投降，“八一五”光复，国民政府接收，完全





恢复了北平特别市的建制，又都统一叫北平了。

然而又过了不到四年，城市名称再次发生了变化。那是北平和平解放以后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北平改称北京，至此，“北京”这个名称才算最终固定下来。因而在本书题目上写北京似乎不大合适，因为她曾经几度叫过北平，可写北平也不太妥，因为迄今为止叫北京的时候儿长，叫北平的时候儿短，加之北平这个名称留给人们的记忆已渐渐模糊，于是乎作者斗胆，干脆把这些故事的发生地都算在“老北京”的头上得了，觉着这样儿做既省事儿，又听着明白。

既然是讲上一两辈儿老北京人儿的事儿，当然要尽着量儿地还原那时候儿市民们说话的口气、习惯、常用字眼儿、方言和土语。其中有好些个说法儿，早都变成了老古董，如今几乎很难听到土生土长北京人儿那么说话儿了。再者，对某些事物、社会现象、行当儿、群体等的称谓，只是如实照搬了当时人们的习惯用语，有的现在听起来可能不大受听。作者本意，只是想让书中的老北京人儿说老北京话儿，绝无不恭之意，希望别引起误解。

还有，对同一个字的平、上、去、入四声的处理，根据要表达的意思不同，念法儿也不大一样。比如“各”，通常念“个”，表示每个，彼此不同的意思，如像各位、各种商品等等。但当说到“这主儿真各色”，则“各”发“革”的音；歇后语“小做活儿的偷肉吃，各人疼各人”中的两个“各”，同样均发“革”的音。可有时候说，“这位挺各，这主儿可真够各的”，则“各”又发“葛”的音，形容此人很是特别，有点儿自私，不好相处，不合群儿，多少带点儿贬义。再有，比如“脚”，一般发“角”的音，但当说“瞧她那两只下脚儿，够十五个人看上上半个月的”，则“脚”又发“交”的音。还有的字，如“着”，用得更活分，像歇后语“山后的蝎子，不咋着”中的“着”字，竟然发“蜇”的音。类似之处太多了，实在是举不胜举。还有好些口语特别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生动活泼，若换个说法儿，则又失去了老北京人儿口语的那种特有韵味儿，故此，文中尽可能地予以保留。另外，有的字眼儿为了大众化，略作了一点儿变通，比如老北京人儿说这小子胎里坏，从小儿就不是个好东西，净冒坏水儿，便称这样儿的人是“嘎杂子琉璃球儿”，此处的“嘎”，似乎应该用这个“生”，表示脾气秉性不怎么样，千人嫌，万人厌。

最后尚需申明一点，因为年代久远时过境迁和社会的飞速发展，文中对某些词儿、现象、事物产生的时代背景、变化沿革等等，略做了些交代。但由于本人学识有限，孤陋寡闻，难免挂一漏万，且错谬之处定然很多，望

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斗转星移，时光流转，老北京人儿的故事发展到最后，已经显现出旧的制度气数已尽，行将就木。在围城部队的炮声中，市民们忐忑、躁动，热切地期待着那东方之即白。

赵树德谨识二〇一二年冬月



## 财主贾半截儿

贾昆，贾老爷子，多年跑山西、天津卫，倒腾泡花碱、火碱，发了财，在京城彰义门里置了一处儿宅子，还买下二十好几间现成儿的铺面。岁数儿不饶人，想到自己毕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本打算占几间开个大碱店当个坐商，总比跑行商少受些个风霜之苦。可是想归想做归做，虽然不缺少本钱，但一时半会儿到哪儿去找懂行的先生、伙计？看来只好走一步儿说一步儿，自个儿开买卖的事儿暂时搁一搁儿，陆陆续续招了几家儿商户儿，先坐地吃点儿房租再说吧。紧把头儿的第一家儿是个剃头棚儿，接下来有切面铺、棚铺、杠房、棺材铺、竹帘子铺、绒线铺、香蜡铺，最后两间赁给了自己内侄儿双喜儿，做的是勤行儿的买卖。双喜儿虽然是至亲，可亲是亲，财是财，房钱是一个大子儿不能少给。那几家子的生意都还可以，赖好儿能挣出挑费来，偏偏他内侄那儿差点儿劲。由最初的烧饼铺改成包子铺，没干两年儿包子不卖了，又卖上了斤饼斤面，改来改去，双喜儿自个儿也不知道哪头儿炕热，最后开了个小酒馆儿兼营早点，总算是干长远了。勤行儿压根儿就是个本儿小利薄的行当，起五更睡半夜辛苦一天，顶多也就能混出一家老小的窝头钱，掌柜的双喜又没别的手艺，所以只好将就着以此为生。

按理说，在他内侄铺子里吃点儿什么，十分的方便，双喜也不是那路小气人儿，对他总是远接高迎，上赶着往里让，非请他白吃个烧饼果子才心安，可老爷子偏不沾这个光儿。双喜这位姑父的口头语儿是：“贪小便宜儿，吃大亏”，“贪便宜受害，爱小伤身”，“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总而言之，这意思就是我不占你的，你也别占我的，咱们一码说一码，甬混着论着的。这样儿的话，万一内侄拖欠房钱赖着不给，自个儿找上门儿去催促讨要也显着硬气，所以宁肯绕道儿走，宁肯在家啃半拉凉窝头，也不去那儿找这个便宜。不但如此，他还认准了“愣买不值，不买吃食”的老理儿，最瞧不起那些买嘴吃的老娘儿们，背地里说人家是馋嘴儿婆子，不会过日子。离他们家不远儿就有这么一条非常有名的街，街里小饭铺儿特多，一家儿挨着一家儿，买什么吃食都挺方便，妇女们也习惯了买早点吃。这可招来了这位老榆木脑壳的笑话，愣把人家那个地方儿叫“馋老婆街”。同样，他也从不去自己房客那儿剃头、买切面、买馒头什么的，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没事儿，尽量儿的少跟他们这帮房客儿打联络，省得扯不清闹不明的，能够按月头儿痛痛快快地把房钱交到自个儿手里，那才是正经。

这八九家儿店面中数棺材铺最大，占了一拉溜儿四间门脸儿，显着格外的宽敞豁亮，其他都是一间的多。因为承租贾昆门面房的这些买卖占了小半条街，人们便送给他一个雅号，叫“贾半街”。老北京人儿说话儿爱顾及面子，特别的客气，喜欢捧着人说，让对方听着心里特别的舒坦，讲究的是“见人矬寿，见物增价”。比如两位半熟脸儿在街上碰见了，除非眼神儿太差的不在其内，一般人儿一眼就能看出对方已经六十大几了，但是问岁数儿的时候儿，一定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必须说：“您今年有五十？”“哪呀，挑水的回头，早过景儿了，贪长，六十四啦。”“哟，可真瞧不出来，瞅着顶多也就五十挂零儿，长得多面嫩呐。”对方听了，跟吃了个凉柿子那样儿顺溜儿。再比如，碰见位熟人儿夹着刚买来的物件儿，明明儿撑死了也就五块钱，愣说，“您哪儿买的？东西真磁棒嘿，多儿钱买的，得十好几块吧？”“没有，才五块钱。”“是吗？便宜，便宜，太便宜了！真气死白给，瞎子打柁儿，您算抄上了。”推而广之，管有俩钱儿趁点儿嘛儿的主儿，不是叫什么百万，就是叫什么半城，当年京城有铁百万、金百万、谢半城等好几位大财主。像贾昆，贾老爷子这路中不溜的财主儿，叫贾半城，贾百万，似乎有点儿过，于是就叫了个贾半街，而跟他交情深，过从较密的老熟人儿，则半玩笑半正经地叫他贾半截儿。粉坊老陈干脆连他的姓儿都给省了，打老远儿的就大呼小叫，“半截儿！你老家伙这是奔哪儿啊？”他却一点儿也不急不恼，笑着回一句，“你说我奔哪儿，反正不是奔丧去，还不是你们这几个不省心的，我都这么大岁数儿了，得给你们奔嚼谷儿去呀！”“嗨，老东西，找我的便宜！”老哥儿俩彼此逗会儿咳嗽，然后各走各的。



想当初第一个孩子不大的时候，遇见老熟人儿，那种玩笑话，开得更是没边儿没沿儿，没深没浅，逮什么抡什么。拿正定府人，茶叶铺的彭掌柜来说，跟他最为莫逆，他们二位不碰上便罢，只要见了面，就要耍几句贫嘴儿，并且俩人儿无论说什么都不带急的。有一天，贾昆领着孩子上街路过茶庄，彭掌柜从铺子里一步抢出来，抱起孩子亲着小脸蛋儿，“这不是我的那个大宝贝儿吗，一会儿叫你妈把脚洗得干干净净儿的，我今儿晚上回家住去！”贾昆当然不能让他嘴上占了香香儿，走过去胡噜一下儿他那脑瓜瓢儿，“好你这个没羞没臊的东西，还花哨得起来吗，你？干脆秃子当和尚，将就你这块材料，我这就给你骗了，趁着你现在还年轻，送进宫里当差去，那儿还真缺一个像你这样儿的公公，你看好不好。”俩人儿一来一往，互不相让，你一句我一句的逗闷子。

这贾昆奔忙劳碌了大半辈子，如今已是六十开外的年纪儿，既然不开买卖了，那就承欢膝下享享清福。无奈俩儿子不争气，放着正经的书不好好儿念，谁也没混上什么资格，平日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实在是癞狗扶不上墙，累死抽狗的。虽说他们都已娶妻生子有了家小儿，可既不打算分家另过，更不想出去寻摸事由儿，挺大俩老爷们成天泡在家里，死啃老头子一个人儿。过去北京城里还真有这么一路人儿，从小儿到大过的是父母月儿的日子，终日无所事事，出来进去的晃荡。等老的儿死了，自个儿的儿子又长大了，接茬儿再吃小的儿，一辈子不出去奔，没往家挣过一分钱。祖遗多，衣食无忧的主儿，整天提笼架鸟养蝈蝈儿斗蛐蛐儿，进酒肆儿泡茶馆儿。上辈儿没留产业，混的不济的，只要有碗棒子面儿粥喝，有黄金塔吃，也决不出去找事儿做，整天趿拉两只片儿鞋，光着膀子，端把小茶壶儿，不是下棋观棋，就是云山雾罩天上一脚地下一脚扯闲篇儿，好像比带管五府六部的内阁总理大臣还要多知多懂。说得好听点儿，老北京人儿称他们是一品大闲人，不好听的，说他们是十斤面蒸一个大馒头——废物点心。前两年，贾昆的老妻亡故，更少了个帮手，儿女们指望不上，偌大年纪诸事还得自己里里外外的操持，说来也是该着受累的命儿。

不过，这话还从得两头儿说，不能一面儿官司，光赖一头儿，作老的儿的贾昆，也有不对的地方。有道是子不教，父之过。不往过日子的正道儿上引领，自个儿包揽一切，什么都不靠孩子，儿子们干什么都不放心，都不满意，也有很大的关系。那还是好些年前的事儿，有一天二儿子贾有禄从大老远的关厢儿夹回来一捆羊角葱，“爹，您不是早就想吃爆羊肉吗？



碰巧看见卖羊角葱的了，瞅着真鲜灵，爆肉讲究使这种葱，味儿蹿，吃着香……”话刚说到这儿，老爷子脸蛋子立马儿耷拉下来，“你买这么老些，熬着吃呀，还是趸来卖？这都什么节气了，知道不？春分了！快马赶不上青菜行，往后这菜是一天比一天贱，要买，也少买，够吃一天两天就成了，你当了咱们家开银行呐！”老二当时恨不能抽自个儿俩嘴巴子，背后偷偷跟哥哥说，“下回我要再不长记性，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我他妈的是这个……”边说边伸出五个手指头，比划了一个王八。

老爷子随时随地都本着勤俭持家过日子，精打细算决不乱花一厘钱，嘴边儿经常挂着一句口头语儿：“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必受穷。”他老人家从来不买洋袜子，嫌贵不禁穿，说线袜子厚实耐磨。新买来的线袜子还没上脚儿，先要绉一个袜底儿，脚尖儿、后跟儿也要弄块儿结实布纳上，省得很快磨破了。新鞋要先打个包头儿，钉上前、后掌儿，然后再穿，图的就是个延年。嫌孩子们穿鞋“猪费”，挺大一个财主专门儿拾掇了个工具箱儿，里边儿锥子、锤子、砧子、麻绳儿、鞋钉儿、碎皮子，一应俱全，缝缝连连，钉个钉子打个掌儿，一概不用找鞋匠。平常日子除了剃头洗澡，花不着什么钱。唯一的一点儿小嗜好是抽两口烟卷儿，烟瘾既不大，也不抽好的，还从来不买整盒儿的，每天每要跑一趟小铺或者烟摊儿，只买四五棵“大耍孩儿”。要抽之前，先把一整根儿烟卷儿掰成两截儿，装在烟嘴上，分两次抽，据他自个儿说，这样儿的抽法儿，既过了瘾又特别的省。居家过日子占大头儿的当然是一日三餐，他们家吃馒头，要蒸两样儿面的馒头，白面、棒子面儿对半儿，只是到了年下，或者碰上要紧的日子，才吃净面儿的。买牛羊肉讲究买“手指肉”，手指肉的意思不是说卖肉的时候儿用手指哪儿要哪儿的意思。京城清真贵教牛羊肉床子买肉不兴用手指，一是刀子快，怕万一不小心伤着买主儿，所以想要什么部位，只许动嘴儿说。二是当时的顾客最忌讳个别买主儿用手摸，好在那会儿回汉两教的人都很懂规矩，不招人待见的主儿极少。老贾家买的所谓手指肉，是夸张地说一个手指头宽的一小条儿肉，顶多也就二三两的样子。买回家还不能一顿儿全炖了，先得切成细丝儿，放葱姜末儿，煨成炙子，浮头儿多搁盐，可以存放好几天不坏。每次炒菜的时候儿搁上一点儿，借点儿味儿，省着吃，能吃好多次。当然，也有一买买个三五斤的时候，打好份儿，用绳子吊到后院儿深井里，吃点儿取点儿，井特别的深，存什么也坏不了，气死冰箱。吃香油讲究吃钱儿油，老爷子还有个说词儿，“油吃一点香，多了反而不显香味儿。”在

竹筷子的一头儿劈开一个小口儿，夹上个小制钱儿，用线儿固定结实，往油碗儿里蘸一下儿，在菜里边儿涮一涮，就算搁了香油了。干脆说吧，老贾家连蒸窝头都要按人头儿，分出份儿来。

最新鲜的是有一回给小孩儿过生日，中午打算吃打卤面。老头儿闲着没事儿到厨房转悠，忽然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儿似的嚷了起来：“你们都过来瞅瞅，这是谁泡的木耳？”大媳妇儿闻声儿赶紧第一个跑过去回了一句：“爹，是我，怎么了，您？”老头儿指着蓝边儿大海碗说，“泡一半儿就不少了，自己个儿过日子不得不俭省，待人不能不丰盛，今儿个又没请外人儿，就咱们这一咕嘟一块的家班儿将，用不着这么铺张。一大家子人每天的挑费有多大？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大奶奶，您可不能这么满不在乎大手大脚的过日子！”老北京人儿当公公的，往往对儿媳妇都挺客气，说话也总是您呐，您的。“哎，我下回准定留神就是了。”大媳妇儿连忙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地答道。光说还不算完，老头儿伸手从碗里抓出来一大把已经发好了的木耳，把水儿控出去，找块干净窗台儿晾干，弄张纸儿包包包包收了来，预备下次打卤再使。

老爷子打年轻时起俭省惯了，顿顿儿啃黄金塔（窝头），天天儿就着棺材板（大酃儿萝卜），熬大白菜，也没觉着苦。可儿子们恨不能一天三顿儿都吃大鱼大肉才好呢，嫌每天吃的饭食儿净是清汤寡水儿大素斋，所以，只要爹不在家，抽不冷子就做一顿儿差样儿的，解解馋。那天老头儿一大早儿出门儿去办事儿，留下话儿说晌午以后兴许能回来，吩咐俩儿媳妇儿贴饼子熬大白菜，黄豆芽儿炒水疙瘩丝儿。还说饭得了，你们先吃，不必等我，说完，他老人家出门儿走了。离中午的饭口儿还早着呐，老大友福就让他媳妇儿、弟妹，俩女人忙活开了，和面剁肉，包一个肉丸儿的饺子。几口子抓紧吃完，妯娌俩麻利儿的收拾利落，按公公的吩咐，给他一个人预备晌午饭。一边儿干着活儿，一边儿赶紧开窗户开门，拿大芭蕉叶儿往外扇饺子味儿，扇得胳膊都酸了，一时半会儿还是散不净，眼瞅着老爷子马上就要进门儿，这可怎么办？“没关系，你们姐儿俩接茬儿扇，瞧我的，擎好儿吧您呐！”还是老二友禄的馊主意多，顺手儿在米袋子里抓了一把，转身儿朝前边儿去了。

过了没多大会儿，老二前脚儿刚回到厨房，那边儿老爷子后脚儿就到了大门口儿。只听得前院儿传来一声喊嚷，“这是谁干的好事儿？撒了这老些米？”几个人儿这才闹明白老二刚才干吗去了。却说老头儿迈过门槛儿，

就看见了地上的大米粒儿，立马儿扯着嗓子朝里院儿喊了起来，随后赶紧哈下腰去捡，谁知，越捡好像越多，越捡越捡不净，哩哩拉拉从门道一直连续不断往里院儿去了。心里这个来气，不由得骂道：“兔崽子，毁损天物儿，活造孽呀！”捡了一路儿，骂了一路儿。等老爷子把撒在地上的大米一粒儿一粒儿的捡干净，用长袍儿的大襟儿兜好，胳膊腿儿酸了，口干舌燥也骂累了。先找了张纸，把米包好，收拾收拾身上，净净手，来到厨房一看，桌儿上香喷喷儿的大贴饼子、炒咸菜丝儿豆芽儿、熬大白菜，热气腾腾全摆好了。老爷子心想，有账咱们不愁算，事忙先吃饭，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也许是渴了饿了，这顿饭吃着甬提多香了，就是没闻见丁点儿饺子的香味。

吃罢饭，归置利落，把全家人叫到堂屋，审贼似的挨着个儿的问了个底儿掉。只见一个一个儿的把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儿似的，铁嘴钢牙，一问三不知，没一个人儿认账。还是友禄插了句嘴，“说不准，兴许是粮店送米的小伙计儿没留神撒的呢？”话音儿还没落地儿，他爸爸早已气炸了肺，兜头便是一顿臭骂，“放你的狗臭屁！米都送来两天了。今儿早上我出门儿的时候儿地上干干净净儿的，你说瞎话都不挑好日子，甬这儿糊弄我！”费了半天的人劲，始终也没问出个所以然。老爷子人也乏了，只得叹了口气，“一帮子不省心的冤家痞，我看咱们这个家，早晚败在你们手里算拉倒！”

树大招风，财多惹祸。外人并不知道贾老爷子过日子竟是如此的精细，光看见这家子外表挺虎势，广亮的黑漆大门，院儿套院儿瓦轿似的房子，都以为里边儿指不定藏着多少金银财宝呢！故此连着招了几拨儿贼，而且一拨儿比一拨儿闹得邪乎。这头一回只是小打小闹儿，似乎都算不上一件案子。碰巧那天晚上大爷内急起夜，挪开顶门杠，拉开门闩，开开街门出去，回过头儿来反手儿拉着门环儿把两扇门儿掩好。别看家里房子不少，却只有一间只供女眷用的茅房，男人们不管老的少的，除了晚上解小手儿每人儿一把夜壶，解大手儿一律去街上的官茅房，别的住家儿也都是如此。等大爷出恭回来刚迈上台阶儿，觉乎着有点儿不大对劲儿，没刮风街门儿怎么开了一道缝儿？才刚明明掩瓷实了！别是进来人了吧？大门道凹进去有一间小南房儿，平时堆点儿乱七八糟的杂物，那扇小门儿好像也有人动了。于是壮着胆子喊了一声儿，“谁！谁在里边儿？”老半天没听见有动静，又喊了一声，“谁！再不吭气儿，我可喊人啦！”就听“喵，喵”两声儿猫叫唤，也许是吃的咸了，齁着了嗓子，傻子都能听出来是人在学猫的叫声儿，敢情真藏着贼呐！大爷立马儿把门鼻儿反扣牢实，找了根棍儿别上，冲着里





院儿大声儿喊了一句，“老二！赶紧起来！小南房儿进去人啦，别让他跑了！我这就叫巡夜的去。”喊罢，转过身儿撒丫子就往外跑，大步流星追赶刚上茅房的道儿上碰见的那俩穿官衣儿巡夜的去。

很快，大爷风风火火把俩官人儿引了来，只见老当家的、二爷，每人儿手里攥着一根粗擀面杖，已经守在那儿了。众人七手八脚从小南屋儿把那个贼提溜出来，拎到当街，结结实实绑在了电线杆子上。借着月光仔细一看，哪里是什么惯偷儿、毛贼呀，分明还只是个半大孩子。哧啦一声儿，把他上身儿的小褂儿一把扯了下来，二话不说，俩巡查解下腰带，轮着番儿的一通乱抽，抽得那个小子爹呀妈呀的不住声儿的哭喊着求饶。不大一会儿，瘦骨嶙峋搓板儿似的身上已经青一道儿紫一道儿全是皮带留下的血印子。老当家的见这人儿岁数儿不大，又没偷走什么东西，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再者，也是怕在自家门口闹出人命，到时候儿好说不好听的。于是便求两位老总：“二位，二位，饶他这一回吧，下不为例，以后再犯到你们手里，决不轻饶，您瞧怎样？”兴许是打累了，官人儿们倒也没说什么。谁知二爷却来劲了，人前显旗儿，一蹦老高，“饶了他？饶了蝎子它妈也不能饶他！揍他，往死了揍！”他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别跟着添油儿加醋起哄架秧子，他又没犯该死的罪过儿，凭什么把人打死？去去去，赶紧叫你家里的给预备茶水，请二位歇歇手儿！”“不麻烦了，大半夜的，我们哥儿俩还有公事。”俩官差说着就要走，老头儿赶紧摸出两块大洋钱递了过去。“嘚，二位辛苦，我也不说什么了，折腾了半宿，随便儿买点儿什么吃食垫巴垫巴。往后过来过去的，进家喝个茶歇个腿儿，千万别见外。”那两位也客气了几句，揣上钱，把瘦小子松了绑，照着屁股就是一脚，“滚！”眼瞅着他一瘸一拐逐渐走远，大伙儿这才散去。

谁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转过年来又出了一档子事儿。深秋儿的一天凌晨，还是满天的星星，东头儿也是一点儿光亮没有，媳妇儿们带着各自的孩子睡得正香甜，贾昆早早儿地就把儿子们叫了起来。说是商量预备过冬的事儿，打算今儿一大早儿去叫上几吨大同块儿、几吨煤末子，再买一车黄土，找煤铺掌柜的安排个伙计来家里摇煤球儿。老大揉着惺忪睡眠，打着哈欠嘟哝，“爹，您真是的，这才几点？您睡不着了，我可睡得正香呐，这点儿事儿您不会等天儿亮了再说。”“混账！不抻抻你们俩人儿的懒筋，能成吗？瞧你们两个，越待越懒，越吃越馋，就差躺平了，等着喂了。再者说，这么一大堆事儿不能都指望你爹一个人儿，我都多大岁数儿了，